

来自印度和巴西的她们,在巨鹿路合租工作室创业 在上海,她们收获灵感与安全感



曾经见惯了“螃蟹心态”
上海让她学会开放和合作

依媿和费尔南达是在上海的一个创意市集上认识的,当时,依媿在费尔南达的摊位上买到了心仪的首饰。而她现在常戴的那根项链也是费尔南达定制改造的,她把依媿祖母留给孙女的宝石做成了更简约、适合天天佩戴的饰物。

上海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市集,美食市集、创意市集五花八门,给在这座城市正经历初创期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提供了机会。“你在这样的市集里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出摊,我们摆摊时互相聊天。”依媿说,“做小众创业品牌的人能互相交流,其实非常难得。大家靠着各类市集频繁碰面,同行之间也会互相采购对方的商品。”

这种同行间互帮互助的氛围最初让依媿感到有些陌生,她早年在印度高等学府里学习设计的时候,处处遭遇竞争和攀比,业内少有愿意互通资源的人。

“我最早来上海时在一家外企上班,几年后创业,最初的合作伙伴就是我当时同事,她是美国人。刚来上海时,我身边有不少印度同行,身上带着本土常见的那种恶性竞争的风气。”她解释,“因为印度人口基数庞大,所有人都拼命争先,‘螃蟹心态’(注:源自螃蟹在桶中互相拉扯的行为,比喻因嫉妒或狭隘心理而阻碍他人进步的现象)十分普遍。”

但她的美国合伙人成长环境完全不同,“我的大学岁月非常艰难,但她却过得十分精彩。她求学生涯一路都有前辈和上司帮助,因此处事方式和我截然相反。当我们开始合伙创业后,对我来说真的是大开眼界”。

她回忆,当时和她们交好的还有来自加拿大、英国和德国的女性企业家,她们经常举办创业者工坊,互相沟通有无,分享经验:“我正在办营业执照,你们之前碰到过什么问题?”“我这样做会不会比那样做更好?”大家畅所欲言,信息完全开放透明。

后来有两名年轻女生打算创业,并向依媿咨询。“我当时建议她们一定要从正规渠道注册公司,因为合规经营能带来更多商业机会,签证办理也会更便利,而且各方面都有保障。”

几年后,她们特意来告诉她,正是听了她的建议,自己才顺利建设起公司。

对于这个印度姑娘而言,自己来上海之后经历到的和谐的业界氛围,足以改变她的人生。“我终于慢慢学会了与人合作,并乐于分享信息和资源。”

她发现自己这样做了以后,创业之路反而更为顺遂。

依媿(Itee Soni)来自印度新德里,她在上海生活了19年,是可持续泳装品牌 Loop Swim 和家居礼品品牌 The Nectar Foundry 的创始人;费尔南达(Fernanda Sung)的母亲是中国台湾人,父亲是巴西人,她在巴西出生长大。来上海比依媿晚五年的费尔南达,是同名珠宝品牌 Fernanda Sung Jewelry 的创始人。

这两个来自不同大洲和国家的女性,在上海成为合作伙伴。这种合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合作,她们共享的并非一个品牌或一款产品,而是一间工作室。

两人的工作室就在巨鹿路一幢弄堂小洋楼的二楼,有限的空间被精巧分隔,用于陈列两人各自的设计和作品。像这样的所在,附近还有不少,它们不事张扬地藏身于普通的民居里,但营业所需的资质都一应俱全,依媿最早的工作室就在隔壁。

这些工作室给人一种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感觉,即条件虽然受限,但那份体面和生活的仪式感是不容妥协的。工作室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,就这样在日积月累中一寸寸被上海人的务实和精细所感染和影响。

在依媿和费尔南达看来,这一切都很上海。上海不仅有世界500强集中所在的高端写字楼,上海也有这种弄堂小楼里的工作室。一个人无论来自哪里,只要有追求且愿意付出,就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,不拘大小,都不会束缚住他追逐梦想的脚步。

我们和她们聊了聊,关于上海这座城市给她们带来的灵感和力量,以及作为一名女性创业者,在上海和中国打拼的安全感有多强大。

在上海,女性气质意味着
拥有创造力和自在生活的底气

依媿2007年来到上海,费尔南达也在这里生活了14年,这座城市的日常给她们各自的设计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。

“上海包含着丰富的层次,”依媿深切感受到,“而不同层次间的细节成了我的创作素材。那些几何线条和自然有机的形态,还有满眼的鲜活绿意,都取之不尽。”

“我们俩每次出门闲逛,都会对那些令人惊艳的建筑感到深深敬畏。体验建筑的同时,我们还可以随时享受自然,比如那些树木花草。”费尔南达感叹,“很多人对日常的小美好觉得理所当然,但对我 and 依媿而言,它们却

让我们生活变得如此丰盈。这些触动我的画面,我都想融入自己的首饰设计里。”

以费尔南达致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女演员和女编剧的首饰系列“黄金岁月”为例,那些“爱玲手链”“周璇项链”“玲玉耳环”的设计灵感则源自上海的装饰艺术风格(Art Deco)。

费尔南达是张爱玲的粉丝,对《色,戒》印象尤其深刻。“她的文字像一扇窗,让我一窥上海昔日的城市面貌,真切地触摸到那个年代。”她说,“特别在翻阅张爱玲的资料后,我更对她充满敬佩。在那个时代,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都是非常摩登的。”

张爱玲的摩登还在于她大胆的穿搭,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被视为奇装异服。八十多年过去后,奇装异服早已被视为个性的自由表达。“我一直很欣赏上海女生的穿搭审美,”依媿说,她曾去厄瓜多尔探望朋友,两周后却一心盼着回上海,这让朋友非常失望。

“抛开安全层面不谈,我更喜欢上海女性的穿搭理念。拉美很多地方的主流审美就是紧身、凸显身材的服饰,但在上海,女性穿衣永远把舒适放在第一位。我不是说她们不穿紧身衣物,而是她们仿佛自有一套融入环境的方式,整体不会刻意张扬,也不会抢任何人的风头。印度传统服饰也会极尽所能吸引眼球,我本身很喜欢色彩,但时不时,那些浓烈的色彩还是会给我的感官带来强烈冲击。”

她回忆,早年自己去纽约的时候发现,当地女性普遍爱穿细高跟。“国内外对于女性气质的定义差别很大。”依媿说,“在上海,女性气质意味着拥有创造力和自在生活的底气,舒适随性,穿搭传递自我,这是我特别喜爱上海女性的一点。”

这种穿搭理念也影响了依媿的设计思路。“我的泳装设计也贯彻这种理念,不会做暴露拘束的款式,所有剪裁都经典大方,让女生下水时自在舒展,不用因为服饰紧绷拘谨而抗拒游泳。”她说。

人人都能在线上曝光的年代
不能盲目追随大众流量逻辑

创业的过程永远充满各种意料之内和之外的艰辛,但在她们看来,在上海创业比在其他地方,比如她们各自的祖国具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绝对优势。

费尔南达提到中国营商环境的规范有序,“在中国,行政流程虽然需要提供很多书面材料,准备上很花时间,但所有环节都有标准化的设计,按照正规渠道来走。因此创业可以完全合法化和规范化,这一点是我在巴西很少感受到的。”

而依媿更看重自己作为一名女性创业者

在中国体验到的安全感。

“有一点是我在这里生活的每一天都倍感珍惜的:作为女性,在中国拥有极高的人身安全感,这一点实实在在改变了我的创业体验。因为自主经营品牌免不了和各类男性对接合作,在印度本土,我很难对陌生男性放下防备。我在家乡的时候一直被家人妥善保护,我不敢独自前往村镇、乡下采购原材料,但凡要去偏远产地选品,绝对会有人陪同。但在上海,我完全可以独自去小城镇为自己的品牌挑选原料。”

而生意场终归是无常的,她们迄今也都积累了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。

“有人曾经告诉我:做人要像油浮于水面,无论底下水流多么汹涌,油始终漂浮其上,不会被吸收。”依媿深有感触,“创业是一个循环的过程,顺利时不要过度狂喜,低迷时也不必一蹶不振。重要的是认识你所处的世界,知道如何走出困境。”

“生活不会针对你,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。一旦你产生了‘所有坏事都找上我’的负面心态,就要主动做出调整,寻找出路。大部分难题的出现,都是在提醒你自身需要做出改变。”

身处自媒体时代,一切都瞬息万变。今天的网红,明天就被人遗忘。作为小众品牌,如何对抗时代潮流和大品牌的垄断,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印记?

“我们两个品牌的产品都不属于博眼球、快餐式的网红单品,很难靠线上一条短视频就让人冲动下单、买完就遗忘。”费尔南达说,“拿我的首饰举例,最让我有成就感的就是当有顾客告诉我自己天天都戴我的饰品。品牌价值靠的不是花里胡哨的广告,而是融入顾客日复一日的生活。”

这也是依媿的想法:“在这个人人都能在网上曝光的年代,我们不能盲目追随大众流量逻辑。”

观念一致的人并肩而行,通常会走得更远。

晨报记者 沈坤垠 见习记者 丁梦婕



费尔南达设计的首饰